

美神

何卓琼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何卓琼 著

美神



广东人民出版社

粤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张雄辉

封面题字：陈绍基

封面设计：司徒杰

美 神

何卓琼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华南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787×940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40,000 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18-01608-1/I·207

定价：6.00 元



作者照片

我写是因为我喜欢。人生在世，最要紧的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能以写作为业是我的幸运，许多人一生都在做着他们并不喜欢做的事。

小传

何卓琼，生于广州。祖籍广东顺德。1970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曾在广东电力部门当文书。1984年调入广东作家协会文学院专职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祸水》、小说集《总工程师的日常生活》、散文集《美神》以及中短篇小说、散文一批。小说集《总工程师的日常生活》获广东鲁迅文学奖（第二届）；散文《门口的红地毯》获首届秦牧散文奖；中篇小说《总工程师的日常生活》、《医生和他的朋友》、《意境》、《云山婆》以及散文《阿佤、尽领你的风骚》、《美神》、《董事长》、《外婆》等获刊物文学奖。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广东作家协会文学院专业作家。

被英国剑桥传记中心收入《世界名人录》（92／91年版）。

序

陈残云

何卓琼是写小说的，写小说和写散文是并不矛盾的。何卓琼是个有活力有激情善于挥洒笔墨的女作家，她写散文更是无忌的率真大胆，别有魅力。

何卓琼对人生有一种透明感。她认为“个人的遭际遇，世事的起落荣枯……是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见《答问》）她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势气数。”（见《小说意识》）她对作家的心性尤其清醒，她认定作家多是“偏执”、“自伤”的，“愈是纯粹的作家，愈是时运不济”（见《薛宝钗和林黛玉》）。大约因为她看破了人生识破了自己，在她的作品里很难找到一个“怨”字，也不见自饰自怜自恋。她的散文无论描人状物写景抒情，写他人抑或写自己，都见老辣通达，没有小女子气。近作《师兄与蝙蝠》，不足两千字，就将师兄丰厚的半生连同一个时代浓缩了，笔力几近恬静的境界。

何卓琼对文学也有一种悟性。文学悟性与对人生的通透，融注到文学话题便演化为精到。我以为，“圈中漫

笔”那组文字是很精彩的。

我要特别提及她的“大亚湾札记”。大亚湾核电站举世瞩目，堪称丰碑，在文学上那是难度极高的题材。何卓琼不是耽于屑小情怀的作家，她对大亚湾核电站的倾心足见她的气度和自信。她也果然写得游刃有余潇洒脱俗。她对文学的追求很执着，始终将文学自身当作追求的目标，所以她写得很有文采。大亚湾核电站云集了来自二十个国家（地区）的男男女女，是个中西合作的人文大舞台。面对不同肤色、语言各异的众多创业者，何卓琼自然有自己的爱恶。她曾直言：“当我面对核电站一个个色彩驳杂的人，当我随时间的流逝对他们有较多了解时，我可怕地感到我坠入了危机——人的弱点人的复杂性在点点滴滴消融着我的激情。我一次又一次独自走上高高的平台，面对无垠的大海。我渴望大海赋予我博大的胸怀，冲去狭隘的情感羁绊，给我兼容的气度去容纳人生的五颜六色。人要真正理解接纳自己的同类竟是那样的困难、那样的痛苦，攸关之处就在于气度和透悟，在于摒弃非文学功利，把个体的人作为真正本义的人而不是贴着某种标签的角色。”（见《市井风情南方神韵》）何卓琼正是以一个作家的睿智和气度，摆脱狭隘的情感羁绊，带着宽厚欣赏去写人生的五光十色。她写各种层面的人，写人的各个侧面，写人的具体性格。她运笔举重若轻，核电站凝重冷硬的外壳被她轻轻掀开，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新鲜独特活跃蓬勃的世界。这世界属于文

学，是作家用笔营造的。我特别钟爱这些散文。
期望何卓琼写得更多更好。

一九九四年七月六日

目 录

序	陈残云(1)
□大亚湾札记	(1)
大亚湾是个美丽的名字	(2)
董事长	(9)
他和他	(14)
法国人的学校	(20)
法国人的舞会	(27)
“黄金人”	(32)
比利时男人	(38)
麦纽太太	(44)
蒙切尔太太	(49)
阿莲	(53)
美神	(63)
 □尘世录	(68)
外婆	(69)
师兄与蝙蝠	(76)

阿佤，尽领你的风骚	(80)
飘零弟子与道骨仙风	(92)
——一个国画家的故事	
我决意写她	(101)
人性释放的辉煌	(105)
梅关	(110)
珠玑巷	(113)
野趣	(117)
少林狗肉	(121)
诗酒侍公侯	(123)
睇相算命	(125)
□私人絮语	(127)
夫妻之间	(128)
我们家的男子汉	(132)
丈夫	(137)
儿子和猫	(141)
女人的依赖	(144)
搬家	(146)
老屋	(148)
卖武	(151)
过年	(154)
洪婵移民	(156)
还记得那濑粉	(161)

门口的红地毯	(163)
薛宝钗和林黛玉	(167)
□圈中漫笔	
小说家的“通灵宝玉”	(170)
小说意识	(171)
河对岸的小木屋	(174)
答问	(178)
天然的自己	(182)
——读《招商集团》所想到的	(185)
人生的瞬间情状	(191)
性的迷失	(193)
我写《祸水》	(195)
关于《祸水》	(200)
——致饶克子老师	
岭南文学流行意趣及其他	(204)
——致张奥列	
“广味”小说的话题	(208)
——致杨万翔	
市井风情南方神韵	(210)
——致洪三泰	
附录：何卓琼作品要目	(214)

大亚湾札记



美神始终静卧着，静卧着，像个
即将临盆的妇人——淫浸着陶醉淫
浸着安祥迎接新生命的降临。

大亚湾是个美丽的名字

九年前，大亚湾伴随着令人神往又令人困惑也令人疑惧的核电站闯进了我的意识。其时，筹建核电站的可行性研究正在一群有识之士之间悄悄进行。从那时起，大亚湾就藏在我心间的某个角落。我想，终有一日我会到那里去。我要写它。

九年过去了，这小小的美丽海湾早已成了极为敏感的地带，触动着多少人的神经，旋起过多少风暴！

九年过去了，核电站也由纸上的东西变成了赫赫然的实体，在大亚湾坚硬的角岩上孕育了它的胚胎，开始抬起它那傲岸而美丽的头颅。

九年过去了，我也果然“渗”进了大亚湾，住进一间面对海湾的居室。隔着窗玻璃，或走出阳台，就能望得见那远是湛蓝近是草绿的海湾，望得见海湾边那片神秘得催人连连遐想的工地。

我似乎果真成了这美丽海湾的一滴水。每天，我在一片一片草坪之间那道平坦洁净的水泥路上匆匆走过，

到那幢镶着整片茶色玻璃的办公大楼去上班。在椭圆形的会议桌旁，在营垒分明的谈判桌边，我饶人兴味地领略了法国人的傲慢温文、美国人的坦率随便、英国人的老式绅士味、比利时人的机巧严谨，还有香港人那多元混杂的“鸡尾”语言。气氛通常郑重得教人不自然，我便悄悄的在桌子底下脱下凉鞋，将一双脚自由自在的搁在软软的地毡上。那个温静的服务小姐不时悄无声息地走到身边，给每个人添上茶水，或者轻轻推进一辆金属车，给每个人端上一杯掺了奶的咖啡。那个瘦瘦的封了爵位的英国老绅士，仰着头将咖啡喝得点滴不留。

下班了，我同样急匆匆地在草坪之间快步走。我要赶在那些豪华“大巴士”、“中巴士”到来之前走进餐厅。因为只要它们一到，便会从车门倾涌出仿佛是无尽的人群。这些从工地来的人似乎更有活力，倾刻之间，咝咝喷吐着冷气的餐厅就变得热气腾腾，长长的两道人龙就会倏地形成，弯弯曲曲盘踞了领菜台前那片空间。我常常不走运，夹在他们中间，排着长长的队，跟他们一道在广东菜和北方菜之间作着抉择，心里却想着身边这些人将被载入我国核电工业的史册。那史册的第一页毫无疑问将被他们占有。

黄昏，我喜欢独自到工地去。向别着手枪的警卫战士出示我的通行证，然后走进那被高大铁丝网牢牢围拦的核电站工地。

我敢说，这是我们从未有过的工地。

到处是白色的标着 HCCM 字母的活动房。那四个英文字母是中、法、日三国四家土建承包商的英文缩写，核岛常规岛就由这个土建集团承建。远远望过去，这些用来存放工具材料的活动房就像散落在海滩的一堆漂亮矩型积木。如果没有高大的吊机，没有钢筋水泥，这里倒更像富于浪漫情调的海滨宿营地。在这里，你会见到法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新加坡人、比利时人和印度人，见到白皮肤、红皮肤、黄皮肤和黑皮肤。记得我到这里的第二天，在一间小小的工作间里，我见到一个法国人跟一个中方女译员对着桌子办公。那女的恰恰是早上我在草坪边遇见过的，当时她正对着一个小伙子珠泪涟涟——显然是为了爱情。我心里笑着将目光从她身上转向那个法国人。他年轻，脸皮粗糙，眼睫毛是朦朦的白色，看上去像罩了一层薄雾。看着那一片白雾，我的心绪无端涌上雾一般的迷惘。过后我才明白我的迷惘是失望——我以为法国人个个都是阿兰德隆。

在工地中部一间水泥试验室里，我见到一位朝鲜族的延边人，个子不高，一脸敦厚，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他是水泥专家，他向我介绍如何给混凝土试件作试验和养护。在养护房，我见到一只只水泥圆柱体一排排一层层的摆了满屋，喷嘴从四面八方喷洒着水雾兜头盖脑淋浇着圆柱体。旁边一架仪器在作着测试，坐标纸上那道笔直的横线表明测试结果极好。

“每天……测试？”我问。

延边人点点头，“骨料也一样，天天测试。”

他又让我看了各种碎石料和砂子的取样。在后来的日日夜夜里，我逐渐清晰而惊异地体验了至今还有很多人很陌生的真正含义的 QA(质量保证) 和 QC(质量检验)是怎么回事。

工程在昼夜施工，承包商紧张地按日程表追赶进度。然而工地却非常宁静，没有人头涌涌没有人声鼎沸，甚至见不到多少人影。只有吊机长长的铁臂在空中摆动，一辆辆重型翻斗车从碎石场一路咆哮冲下坡道，驶上工作台，将经过精选测检的骨料倾进料斗；还有那一辆接一辆运载水泥的汽车，从香港那边过来，车上微微翘起的圆筒缓缓转动。而现代管理的奇迹就在这宁静有序中发生，你几乎可以眼睁睁地看着一座核电站如何从地下深处沉静地冒出来，一天天向上崛起。

核岛那两个反应堆厂房那么圆，像是用其大无比的圆规划出来的。这是核电站最牵动人心的部分。它们骇人地密匝匝缠满了粗大的钢筋，横的、竖的、斜的，一层压一层，一排挨一排，组成黑森森的钢铁世界。好多年前，一位电力专家对我说：“核电站并不神秘，反应堆代替锅炉罢了。”如今我站在反应堆跟前，却无法拥有这份松然。我感到神秘得紧张。既然要动用如此密集如此深厚的钢筋混凝土，那么它对付的必定是神通广大的魔鬼。我曾一次又一次把这疑虑请教土建工程师、力学专家和核专家，他们回答的角度不同，却同样具有电力专家一样的松然。其中

一位用了很生动的比喻，“安全设计很保守”，他指指黑森森的钢筋，“即使发生地震、战争，它也不会坍塌，只会晃动。”他作了个不倒翁晃动的动作。如今，我也能怀着轻松的心情面对核岛了。它们的底部深深埋在地下，开始昂昂然冒出地面了。将来，奇妙的核裂变就在这个“圆”里进行，巨大的发电机组就靠裂变释放的核能推动。面对神秘的核岛，我突然觉得人类是茫茫宇宙中最可怕的精灵——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都能造出来！

一位爱冒险的年轻朋友给我来信，说他也想到大亚湾逛逛，为的是冒险。他断定大亚湾现在就装有核燃料。他诚心一片向我推荐防辐射经验：说是有个美国佬，每天定量吞服一点核物资，结果成了刀枪不入的家伙，绝对不怕核大战。他劝我如法泡制。这位舞文弄墨的才子全然没有想到核电站“装料”意味着什么。他不知道当第一炉核燃料飘洋过海从大洋彼岸运来，已经是若干年后核电站行将举行庆功大典的时刻。他不知道核燃料装入反应堆之前，核电站要经过多么严格的层层相扣的技术检验，要履行多少道层层设防的行政审批程序。别说最触动敏感神经的“装料”，就是几年前核电站要拿到一道开工令，他们也曾紧张地往返北京、巴黎，去接受审查委员会爱挑剔的专家们百般的盘查审问，一道一道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几百个问题。这种“回答”当然绝不是一般意义的，而是伴随着开具种种技术实施方案，具有绝对的安全质量保证意义。